

## 悠游自然

周定芳

我是地道的宜兴人，也是用紫砂创作的陶者。

宜兴的紫砂陶艺术，尤其是她的紫砂壶艺术，以其古雅的造型、淳朴的泥色和实用的功能，而蜚声海内外。它起源于宋代，成熟于明清，凡数百年间，虽历经兴废衰荣，但薪火不绝。历代壶艺家们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成型工艺，使之造型日臻完美、丰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林中独树一帜的艺术门类。

1984年，我有幸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先生的门生，开始系统地学习宜兴传统的紫砂陶艺。我一面接受师傅一整套的传统工艺流程的训导，一面潜心于对传统紫砂文化的吸收和探索，上溯宋元，下宗明清，细细品味紫砂艺理和体会融汇于其中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历代大师们的经典之作中，我不仅懂得了片筑法、镶接法、雕琢、镂贴、绞泥、嵌银丝等多种造型技法和装饰手法，更为其古典的诗韵美而深深陶醉。

我崇尚自然，质朴、醇厚、“超然物外”的精神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物我交融、物我两忘”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崇高境界。在生活中，我抱着“将自我融于自然并与自然共相游乐”的人生态度，追求一种浪漫、高洁和真率的品质。事实上，我对自然和陶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和感情。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在妈妈的泥凳边捏玩泥巴；在厂区的缸瓮罐丛中捉迷藏；在燃烧的古龙窑边拣松枝；也曾顽皮地在山上爬树抓知了，而被用缸瓮罐堆砌的围墙砸破了脚丫……。为了能够真正地师法自然，精进艺变，我常常到大自然感受一番：附近的乡村、美丽的太湖边、古老的龙窑旁、以及碧绿的竹林茶园里都留下了我寻觅的脚印。大自然的湖光山色陶冶了我的性情，扩大了我的视野。残垣断壁、茅屋破缸、朽木烂钉、竹木山石、井栏木桶、花鸟鱼虫、包袱提篮、车船楼阁……都激起了我的艺术创作灵感。每每看到这些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东西，我都会细微观察，反复揣摩。我深深地懂得，在大自然宁静的色彩中蕴藏着的是旺盛的生命力，她所给予我的是艺术的灵感和心灵的升华。

在文化与艺术发展的进程中，传承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后人既要从先辈的创造中汲取滋养，更应超越前人更进一步。为了能够拓宽自己的创作思路，我先后于1985年和1986年在南京和宜兴参加了培训，进行了深造，学理论，学造型，学设计，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原始彩陶的纹样、青铜造型的敦厚雄壮、岩画和画像砖的质朴、秦兵马俑的壮观和敦煌壁画的线条，无不给我以心灵的震

憾，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东方艺术的博大精深。也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陶艺界出现了一种从传统民间艺术和原始文化中寻求创作素材和灵感的倾向，艺术家们试图以一种带有传统文化印痕的表现手段去充分表达自己的自由个性和材质的潜质表现力。此时，我一面在严师的言传身教下创作着各种传统陶艺题材和仿生小品，如荷叶青蛙、竹笋包袱等，一面思考着如何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摆脱传统的桎梏，另辟蹊径，开拓出一条具有个人风格和韵致的创作道路。

“竹报平安”壶可以说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很喜欢竹子，是因为它虚心、秀美、节节向上的品格精神且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她。1988 年，我开始尝试用本山绿泥进行创作，因为这种泥在烧成之后其色彩与老竹、枯竹颇似。我试着用雕塑的手法制做了一些竹筒、竹片和竹笔插等，烧成后得到了出乎意料的肯定与赞许，由此，我便开始构思具有个性的竹子茶壶造型，经过反复推敲，琢磨，做样稿，并发挥最大的想象空间，终于做出了那把预示着希望的“竹报平安”壶。张守智老师给了它这样的评价：“它跳出了宜兴传统框框，引领宜壶走向新的境界。”

另外一件作品《咬定青山》壶则是我受到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题竹诗画：“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启迪而创作的。此壶造型直接取材于自然形体，借一大竹桩之形来作壶身，竹桩下部密集的根须和桩间弯曲的节痕显示了岁月的苍老和根基的稳固。从根须底部的一端生发出的竹鞭自然伸展弯曲成了把手，而老桩旁另一端萌发的嫩笋成了壶嘴，它的壶盖则隐藏在最上端的一竹节之间，从盖到身筒上部还看到竹裂的痕迹，仿佛自然开裂一般。整件器型是选用紫砂泥中的团泥和本山绿泥相结合的办法来表现的，因为这两种泥烧成温度相同，不易出毛病。主体身筒的颜色较古朴凝重，类似老桩的颜色，而嘴把则采用烧成后颜色为淡黄色的本山绿泥来表现，正好和较暗的身筒颜色区别开，而更显出整体造型的稳重与坚实，而底部密集的根须上则采用涂上一层黑色化妆土来使根须更显苍老枯朽之感，另外在枯朽的根须间还隐现着数根新的竹鞭芽头和细小的嫩笋，寓示着老桩旁边又有新生命的诞生。《咬定青山》壶在创作手法上用雕塑、仿真及陶艺创作的观念来表达。寓经意与不经意之中，在器皿中融入思想主题，以求达到极好的形式美的层次。此壶也曾得到张志安老师这样的评价：“达性情、见品格、返朴归真、充满天趣。”

紫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有机组成，就其发展而言，现代来源于传统，同时又区别并对立于传统。因而，我在演绎“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形式时，虽然有诸多肯定，但我还是常常会

陷入古“道”的失落与新“道”的迷茫之中。但我想，这种失落和迷茫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发展的过程。自“竹报平安”后，我先后推出了《朽木可雕》系列、《皮包壶》系列、《怀古井栏》系列等。其中《小屋春秋》系列以朴拙的手法来表现陶都随处可见却独特的景观：用缸、瓮堆砌的屋基、风残斑剥的泥壁、错落有致的蓬顶……来唤起人们对乡土、对自然的眷恋，赋予现代人一种原始活力的审美境界。《陶都窑景》系列则记录了陶都窑工的艰辛与智慧；《休闲系列》令人感受到的是生活的轻松和自由闲逸；《生生不息》、《包袱壶》、《蘑菇提梁壶》……等等作品，都是与生活相连，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相关。在这些作品中，不仅借以雕塑的语言和写意的手法，而且注入了现代陶艺的造型观念，并充分利用宜兴紫砂泥可塑性强、颜色丰富的材质特点，结合宜兴特有的和自己独创的成型制作方法，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力和贴近生活的真实感受来赋予作品以艺术感染力。近几年来，随着创作的深入和丰富，我曾先后被邀请到英国、美国、瑞士、荷兰等多个国家的陶艺工作室及艺术院校去讲学和交流，在和国外的陶艺家接触和交流中，令我感到骄傲的是许多国外陶艺家对宜兴、对宜兴传统紫砂壶独特的制作工艺、天然的泥巴以及一整套的制作工具，叹为惊奇和不可思议，都纷纷向往着到这个东方大国来一睹宜兴紫砂的神奇风采。

任何艺术形式，都应该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紫砂艺术也不例外，紫砂艺术家的人文修养与个人风格的形成，并不是单纯地靠传承就可以完成的，他必须学会将自己从自然中领悟的东西融汇于紫砂作品之中，透过意境的追求体现紫砂艺术存在的价值。从而使作品更臻完美，更能使观者领悟紫砂壶艺的真谛。

我是幸运的：从事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又碰上了诗画陶艺全能的师傅，还有那么多关心爱护我的老师和朋友。我只有加倍努力，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份世代赖以生存的产业继承创新并发扬光大。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于芳草园陶居